

住进书里,游在梦中

姚文冬

德国思想家、哲学家本雅明在《柏林纪事》中有一句话:“你从来不是在阅读书籍,而是住在里面,闲荡于行与行之间。”这是我看到关于读书最贴心的一句话。

住在书里!一个多么惊艳的遐想。那是一栋用文字垒砌的房子么,在弥漫着书香的城市里,一字一朵花,一句一条街。还有“闲荡”二字,更妙。闲,是有闲时、有闲情、做闲事,不为名利而苟且;荡,没事走来走去,既认真,又心不在焉,却有掩饰不住的欢喜,好慵懒的情致。

一句话,算是把读书乃是享受的本质说透了。

不由联想到赵恒的《劝学诗》: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”但这里的屋子,指的是实实在在的居所,是书外的那个屋子。是说,读书人一旦金榜题名,便能富贵,“安居不用架高堂”,房子、老婆自然就有了。因了这诱惑,读书成了许多读书人的目的和追求。但归根结底是物质的。

喜欢用旅行阐释生活美学的作家阿Sam说:“阅读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,因为你会跟着叙事的推进,想象自己站在故事中的什么地方,又或者如果自己是主角下一步该怎么办?”这就是住在书里了。我年轻时读海岩的《玉观音》,的确迷到把自己当成了杨瑞,想着如何去拯救心爱的安心。我读陆昕的《启功:诗书继世》,感觉也像陆昕,和启功先生做了邻居;读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,又如身在宋朝,做起了古人。有时,我会反复在行与行之间闲荡,比如读《梵高传》中写道:“他会成为森特伯父财产继承人,成为一个生活稳定的资产者,富有,膝下子女成群,住在伦敦一座漂亮的房子里。”这是梵高命运转折之前可以预见的未来。这样的句子,简洁又丰满,我在这

几行话里久久徘徊,不想把目光错开。

这是我喜欢的读书方式。住在书里,等于为自己开辟了另一个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,我自由随意,就像在梦里一样随心所欲。

梦是完全私人化的密境。人虽然不能掌控梦,但梦却忠实、殷勤地满足了心之所想,兑现着潜意识里的愿望。比如我渴望飞翔,我却没有翅膀,但梦很成全人,让我在梦里飞来飞去。我也经常梦见去远方,比如一闭眼就到了江南,抬腿是扬州,转身是苏杭。但心里明白,这是在做梦。便想,什么时候旅行能游出做梦的感觉呢?

还真就不难了。客观上,社会的发展缩短了现实与梦的距离,更主要的,是只要遵从内心,便能在现实中雕琢出梦幻之美。所谓遵从内心,就是一个人旅行,不受任何束缚,完全信马由缰。就拿夏天我的东北之行来说吧,一张车票,一夜卧铺酣睡,醒来,眼前就是长春了,真像是在梦里飞。

长春电影制片厂,那可是我童年的梦工厂,望着银幕上经常出现的工农兵雕塑的厂标,我仿佛看到我的小时候,那个痴痴地坐在板凳上看露天电影的孩子。长春到了,能不去哈尔滨吗?王刚的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、郑绪岚的《太阳岛上》,耳熟能详的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》,梦幻般诱惑着我。那么,去哈尔滨吧——坐高铁从长春出发,大约一个小时,快得像做梦。

既然已经来到中国最北的省会,不如索性再向北,跑到真正的“天边”:去看黑龙江,在北极村小住,遥望对岸的俄罗斯村庄,钻进大兴安岭,喂一喂鄂伦春人的驯鹿……告别层叠林海,转身便奔赴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。此地交通不便,没关系,坐飞机,从加格达奇到海拉尔,四十五分钟,就换了天地。此时便有了喜欢旅行的梵高的感觉——“在旅途

中,大自然现身,犹如一场梦,由于劳顿和欣喜,梦游的感觉就更强了。”草原如绿毯,蓝天上堆积的成垛的棉花似要掉下来了。好一个真实版的梦境。

旅人回家,也如人从梦中醒来,一睁眼,就换了一个世界。伸个懒腰的空,就回到了家乡唐山,是夜,已经坐在家里读书了。真像做了一场梦——合上书页,高铁、烧煤的绿皮火车、飞机、骏马,还有森林、草原、黝黑的江水、异域风情的边陲城市,还在眼前晃来晃去呢。

读书若不住进书里,永远是隔墙的敲门人;旅行若没有梦游的感觉,就如同喝酒而不醉一样乏味。没有比书更宽敞的房间,没有比梦更无垠的世界。住在书里,游在梦中,才会发现,这个世界真的好丰饶、好奇妙。



龟荷图

吕献峰 绘画 唐云来 题诗

龟寿千年纪,荷香六月中。
何须擎伞盖,任尔雨兼风。

诗画寻楼

我和书奎、安成、润文、根兴等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。某天,书奎的堂弟周虎在我们的发小微信群里,发来一张弥足珍贵的老照片:照片上6位奶奶辈的老人端坐合影,前排是根兴的母亲与我的三婆(三奶奶);后排自左至右,依次为润文的母亲、我的奶奶、书奎家奶奶、安成的母亲。这张照片我还是头一回见,在那个照相还十分稀罕的年代,奶奶留存下来的影像,我这辈子总共也就见过两张。

离家四十余载,关于这些老人的记忆,悉数封存在童年的时光里。我对几位奶奶最深的记忆,总与舌尖的滋味相连。书奎家门前长着几棵杏树,是我童年最牵肠挂肚的念想。每到杏黄时节,我去村南割草砍柴,总爱刻意绕到杏树下,寻觅被风吹落的杏子。杏树不算高,四下无人时,我便捡起土疙瘩,打几颗青杏解解馋。偶尔撞见书奎的奶奶,她总会温和地说:“杏还青着没熟,别糟蹋了,等熟了再来吃。”书奎家紧挨着生产队的南场,麦

收时节,恰好杏子金黄。摊好麦场,乡亲们在树下乘凉,总有人望着枝头黄澄澄的杏子念叨,却没人敢轻易摘取。每逢这时,书奎的奶奶便会唤来会爬树的孩子,摘下杏子分给大家尝鲜。碾场的日子要持续近一个月,毫不夸张地说,书奎家的杏子,多半都分给社员们解了暑、解了馋。

三婆家门口也有一棵大杏树,枝

旧影忆亲恩

孙江林

分三杈,一直伸到崖背上。我时常偷偷爬树,搞回满满一口袋杏子。后来被三婆发现,她轻轻拍掉我身上的树皮碎屑,嗔怪道:“爬树多危险,想吃的話我这儿有竹竿,打下来就好,摔下来可怎么得了?”说罢便找来长竹竿,让邻居帮忙打落杏子给我们吃。

而和自家奶奶朝夕相伴的那些日子,值得回忆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。母亲子女多,一炕睡不下,我时常睡在

爷爷奶奶的炕上。五爸(五叔)当兵复员后在青海西宁工作,奶奶曾远赴青海探望他。返程时,五爸的好友们送了不少饼干。为了多吃几块饼干,我总在奶奶跟前表现得乖巧懂事。奶奶还带回一瓶白砂糖,藏在柜中。我虽然发现了,却从不会偷吃,因此奶奶对我十分信任。可糖的甜香实在诱人,于是我在乖巧表现一番后,便软声软气地问:“婆,能不能把我给甜一哈(能不能让我尝一下甜味)?”奶奶见我这讨喜的模样,总会笑着拿出糖罐,舀一勺白砂糖递给我。

1987年我结婚后回过一次老家,彼时奶奶尚在。她坐在厨房灶火旁的木墩上,吃着醋糟粉,我为她拍下了一张照片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醋糟粉一年也吃不上几回。那时候,奶奶觉得这是无比奢侈的美味。如今想吃随时都能网购,可每每想起,心中总五味杂陈。

奶奶是1997年去世的,那时候我正忙着工作,竟没能回去送她最后一程。这成了我此生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星期文库

北宋诗词故事之七

多情种有真爱

晏建怀

有这样一传说,才子苏轼与大相国寺了元和尚(号佛印)交好,常在一起谈禅赋诗。一日,苏轼访了元未遇,在寺内悠闲漫步,过某处看到壁上一首了元题写的诗歌,诗曰:“酒色财气四堵墙,人人都在里边藏。谁能跳出圈外头,不活百岁寿也长。”这是一首劝人远离酒色、挣脱名缰利锁的诗歌,不乏哲理。

苏轼品评之余,觉得出世之味太重,一时技痒,便在后面和诗一首曰:“饮酒不醉是英豪,恋色不迷最为高。不义之财不可取,有气不生气自消。”苏轼从入世的角度,界定了酒色财气要把握的度,分寸拿捏得十分精准。

后来,宋神宗携王安石游寺,看到了元与苏轼的诗后,兴致盎然,遂让王安石也题一首。王安石一挥而就,诗曰:“无酒不成礼仪,无色路断人稀。无财民不奋发,无气国无生机。”王安石真乃大政治家,能从酒色财气的小角度洞开国计民生的大视野,证明他时刻关注着国家命运和民生大计。

神宗读后,龙颜大悦,也乘兴挥笔写下一首诗曰:“酒助礼乐社稷康,色育生灵重纲常。财足粮丰家国盛,气凝太极定阴阳。”君臣二人的诗如出一辙,关心的都是江山社稷这个宏大命题,倒也恰合身份。

不过,这个传说大抵是杜撰的。从遣词到语气,都颇似近现代人所作,这些诗,或是后人甚至今人的杜撰吧。

尽管神宗未曾题写过这么一首诗,却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诗人,而且是一位感情真挚的诗人。据《宋史·公主列传》记载,元丰三年(1080),那位下嫁左卫将军、诗人、画家王诜的蜀国大长公主,也是神宗最疼爱的妹妹,年仅三十岁的她重病垂危,牵动着神宗的心,他多次去驸马府探视,亲手为妹妹把脉喂粥。妹妹去世后,神宗悲痛难抑,特为妹妹作了三首挽诗,即《秦国大长公主挽词三首》,现据清潘永因《宋稗类钞》所载录于下:

一曰:海阔三山路,香轮定不归。帐深空翡翠,珮冷失珠玑。明月留歌扇,残霞散舞衣。都门送车返,宿草自春菲。

二曰:晓发城西道,灵车望更遥。春风空鲁馆,明月断秦箫。尘入罗衣暗,香随玉篆销。芳魂飞北诸,那复可为招。

三曰:庆自天源发,恩从国爱申。歌钟虽在馆,桃李不成春。水折空还沁,楼高影隔秦。区区会稽市,无复献珠人。

好一句:“春风空鲁馆,明月断秦箫”;好一句:“歌钟虽在馆,桃李不成春。”其悲痛之情,足以感天动地。俗话说:“自古君王皆薄幸,最是无情帝王家”,虽然有一定的道理,但也不能一概而论。或谓:帝王也有多情种,情到深时爱亦真。